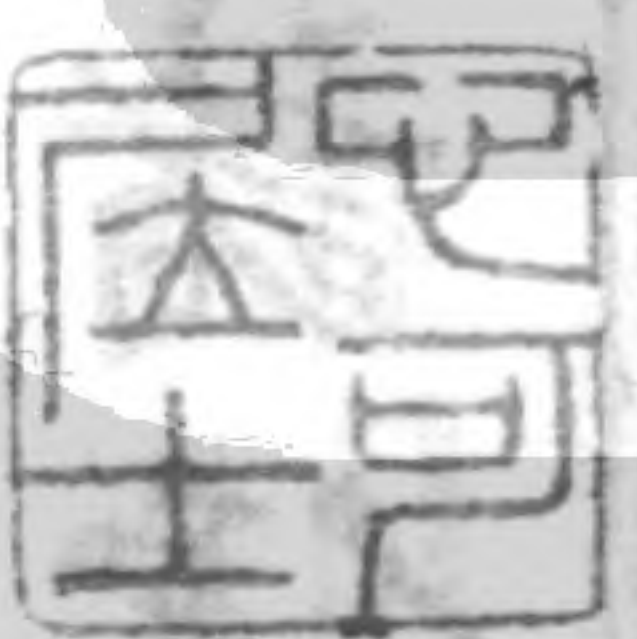




春秋繁露序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燦聖人之志在
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
用於世纔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散源
迷而派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
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為武帝置對

於篇又自著書以傳于後其微言至要
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
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
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
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
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闕

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
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伺
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
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予
求序因書其本末云

慶曆七年二月大理評事四明樓郁書

卷一
 楚莊王第一
 卷二
 玉杯第二
 卷三
 竹林第三
 卷四
 王英第四
 卷五
 精華第五

春秋繁露目錄

卷一

楚莊王第一

卷二

玉杯第二

卷三

竹林第三

王英第四

卷五

精華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滅國上第七

滅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會盟要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象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三十一

通國身第三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制度第二十七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三十

卷九

身之養第三十一

對膠西王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第三十八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卷十一

爲人者第四十一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卷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十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五行逆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卷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祀對第七十一

卷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為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施第八十二

天地之氣

天地之氣

天地之氣

卷十

天地之氣

天地之氣

天地之氣

春秋繁露目錄終

春秋繁露卷第一

漢 廣川董仲舒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

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恐是不待此矣此楚靈之
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况是文約而法明
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
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
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
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
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
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
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
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
姬恐不恐不一作疑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

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
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
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
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
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
念彼先人明發不昧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

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强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
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
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稱公有疾也
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耻内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
矣今春秋耻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
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鬻鬻然輕
詐妄對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
言曰國家治則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
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

危困之至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窮昭公雖
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
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
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
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
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
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
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
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

赤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踈踈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然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

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無則世逾一作愈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

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荅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於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

與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制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

之所授命者必民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
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
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偏合
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
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
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爲本舜時
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
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
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

故武武者代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
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
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
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
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於崇作邑于豐
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
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
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
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

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
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

王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一作娶
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
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
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禘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
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

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
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
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
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
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
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
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
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
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

介葛廬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周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

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邪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心浹而王法立以爲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

春秋卷一
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
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
矣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
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
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
書曰厥辟去厥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
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
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娶於大
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

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
之效也出侮於外人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
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君子知在
位者之不能在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
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
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
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
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
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矣

春秋卷一
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旣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音耽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獨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

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誅弑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

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以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安以其問之不安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隣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隣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

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之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子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之非董之所能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

春秋卷第一
十一
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
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者卿在而弗能討非一
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
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
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
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賢而不遂於
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
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臣君之大
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

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
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
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上嫌無
子罪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
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
義畢矣

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
鄭文輕 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
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
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
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
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脩舊意
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况
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小者
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

爲害譏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
任力驅民而賤賊之其所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
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
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
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
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繫而善偏戰耻伐喪而
榮復讎柰何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
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
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

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
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
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
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
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
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
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
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
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

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
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
後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
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
而春秋之大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
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
美今子反出已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

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
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
在大夫也右閔反梁之盟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
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問
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
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
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
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
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

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
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正其科非相妨也今諸
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
變術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
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
云采芣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
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
動而違常禮禮者度仁文質而成體者今使人相食
大失其人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

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鬪救之忘其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爲大弗察弗見而况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

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鞏獲齊頃公斲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懼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

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
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吊喪外
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
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
不可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
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難爲難
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
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

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
所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
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
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
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
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
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
春秋不愛齊景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
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

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耻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尊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爲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况其溷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

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耻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

有廉耻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東
獲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
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
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
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
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
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
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

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柰何其父卒未踰年卽以
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
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
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
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
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
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
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蠱牢之盟是
也楚與中國挾而擊之鄭罷弊危亡終身愁辜吾本

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不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得身不放義興事不審其時何如此爾

春秋繁露卷第二

春秋繁露卷第三

漢 廣川董仲舒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一作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

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
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
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
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
矣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
以自湔浣也遂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背惡而無此
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
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
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

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
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
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
之而已愧之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
之名爾猶惡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
爲大惡而書非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
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爲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

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
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主人變禮也
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
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奔喪
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
適權也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爲變禮
而或達於經或不達經何也曰春秋禮百物辨品類
別嫌微脩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雨
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

也今四者俱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
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
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卽位書卽位
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
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
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
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逢殺之不可及於經何

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鈞之故
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
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
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齊避所羞
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
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
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
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
秋之義善無道也若直一作止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

而善之無所見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
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
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
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各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
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
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
不宜立而立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
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鄆取乎莒之以爲同居

目曰莒人滅鄆此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
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
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
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
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
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
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
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
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

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
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
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
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
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旣立之大夫奉
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
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
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故盜地以
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

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
春秋之書事時記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
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伐諱避致王也詭
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
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
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
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
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裒其美今紀侯春秋
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

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
辭以予臧孫辰以鄫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
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
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
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
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以死也汝以鄫徃服罪
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
之衆以衛九世一作伐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
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

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為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

為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為不孝義夫一作平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

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衛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

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
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
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
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
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
不復安正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
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
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斮而

轅濤塗不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
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
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故折獄而是
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
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
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
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
所聞詩無達話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

一以奉人仁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
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
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
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
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
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
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
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
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

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古之人有

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爲學也道往而明來

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難之也弗能察寂一作蒙若

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

之見一空而博之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即位而

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

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

隣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

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

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彛折足覆公餗夫彛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愴愴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柰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

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弒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南將興隣國豈值弒哉此吾所愴愴而悲者也

春秋繁露卷第四

漢 廣川董仲舒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並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

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強賊妬疾之人
民脩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耻惡不犯
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不觸虫
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
凰麒麟遊于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
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
封于泰山禪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
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有所先以入宗廟端
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移宮室廣苑囿窮五禾

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

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

盛羽族之飾窮一作殺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凌下聽

鄭衛之音充傾宮一作害之志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

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

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婦孕見其化斲朝涉

之足察其梅一作臍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

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群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

自賢周發兵不期會于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
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
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
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鎡以廣地以強相脇不
能制屬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無已臣下上僭
不能禁止日爲之食星實如雨雨蝨沙鹿崩夏大雨
水冬大雨雪實石于宋五六鷓退飛實霜不殺草李
毒實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

不流晝晦彗星見於東方孛于

一作

大辰鸛鶴來巢

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
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
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而已矣
天王使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
天王伐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
譏失禮也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玉人救衛
王師敗於茅戎天王出居於鄭弑母弟王室亂不能
及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

突征衛不能絕伐鄭不能從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
得以大亂篡弒無已臣下上偏僭擬天子諸侯強者
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茅戎而大
敗之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諸侯本怨隨惡發兵相
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強至弒其君法度
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復故鄭魯易地晉文再
致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橫行中國意欲
王天下魯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爲
以此之故弒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細惡不絕之所

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
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不得專執
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
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
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
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以來未
有不先近而致遠者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
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諸夏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得人
介諸葛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
道之意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爲匹夫與師
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大夫之與伐國同罪執
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
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
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
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故
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莖臣子之誅也誅世子止不

嘗藥而誅爲弑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
桓公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世存亡侵伐會同常
爲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
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救諸侯奉獻天子而
復周室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
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
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
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

此其誅也殺世子毋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閻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原卒于會諱弑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囹圄之平也言圍成甲午治兵以別迫脇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刻楹丹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廡譏驕溢不恤下

也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絕惡始也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春秋紀織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齊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傳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莊王曰古者曰不穿皮

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
告從不赦不祥強不凌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
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
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
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
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強
於越臣人之王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失社稷滅
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處
臺上彈群臣枝解宰人而棄滎陽處父之諫使陽處

父死及討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為趙盾所殺晉獻公
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

大亂四世乃定幾為秦所

此下疑從一作驪姬起也
少一字徒非

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
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
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
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
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
出疆必具左右備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

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
告從不赦不祥強不凌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
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
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
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
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強

今日十日九事以急之至也
二叔大人取口未也
一討其子之所也
不勝感也
父死及討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為趙盾所殺晉獻公
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
大亂四世乃定幾為秦所此下疑從一作驪姬起也
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
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
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
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
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
出疆必具左右備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

入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
心而妬與大夫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為君唯
魯侯爾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
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
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
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
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
辱之婦人之房俱而務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
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過也梁內役一作取民無已其民

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
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
老守丘墓承宗廟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
將不勝殺戮如屠一作從仇讐其民魚爛則亡國中盡
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
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
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
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
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

强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内罷其衆乾
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
而後三年不罷楚國大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
楚國大憊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
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
過耶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内淫兩弟第
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爲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
匹貴妾可不慎邪此皆内自強從心之敗已見自強
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陳其君也曰

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

一作敵

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

胥諫吳王以爲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
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
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
敗殺中匹馬隻輪無反者晉假道道虞虞公許之官
之竒諫曰唇亡齒寒虞號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
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
觀乎薄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
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

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
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
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
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
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強凌弱觀乎晉
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
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暴觀乎陳佗
宋閔知嫉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
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

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卽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
犯上之法觀乎晉卻缺之伐邾委知臣下作福之誅
觀乎公子翬知臣窺一作規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
之敗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
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
故道同則不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
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
差能全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大風疾雨立鑠消耗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
虞號并力晉獻難之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
土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霸王之餘尊而欲誅之
窮變極詐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戴小國之
位孰能亡之哉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于闔廬
遂得意于楚所托者誠是何可禦邪楚王髡托其國
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
獻患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
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莫

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
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由是
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以異於遺
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鄧穀失地而朝魯
桓鄧穀失地不宜宜乎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
之嗣故曰大去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
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

遂違命故滅而奔莒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
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
未嘗來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
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
救危者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爲幽會衛人不來其
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
侯於是魯一年三築臺亂臣此三起於內夷狄之兵
仍滅於外衛滅之端以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殺邢
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於韓而背之淮之

會是也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戎其同姓
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
同姓魏侯燬滅邢是也齊桓爲幽之會衛不至桓怒
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爲軻之盟劫汶陽
魯滅威立之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
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隨本消息第九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
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

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先晉獻公之卒齊桓爲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先齊孝未一年魯僖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城魯昭公以事齊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強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滅以滅鄆其明年知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於平丘謀誅楚亂臣

昭公不得與明大夫見執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鷄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先楚莊王之卒三年晉滅赤狄潞氏及甲氏留吁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晉侯周卒一年先楚子昭之卒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三年諸夏之君朝于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爲侵奪而顧隆盛强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

其君者皆起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
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十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衛
之兵分守大國襲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其
南而二君殺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其封切
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衍據陳儀而爲護林
父據戚而已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饑中國之行亡
國之跡也譬如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中之五君
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棐林拱揖指爲諸侯
莫敢不出此猶濕之有拔也

一作隰
之有伴

盟會要第十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
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爲本於見天下
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患何謂哉天下者無
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
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
而明君子脩國曰此將率爲也哉是以君子以天下
爲憂也患乃至於弑君三十一亡國五十二細惡不
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

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
采摭托意以矯矣禮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
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一作自
其國而容天下各何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
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故曰大
矣哉其別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正貫第十一

春秋大義之所本邪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
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

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
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
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定下之賢方表謙義之所在則
見復正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變
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
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
知其聲也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
刑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
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

也如是則言雖約說一作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嚮盛化運于物散入于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訟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性乃可與論為政不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思慮倦心猶不能睹故天不有罪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通哉

十指第十二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畧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繫也王化之

田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大之端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得則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異則

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異變之所加則天所欲爲行矣切刺譏之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重政第十三

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一作不及本

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

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所後萬物察者仁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爲得之哉故曰於乎爲人師者可無慎邪夫之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棄營勞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有變命存其間者其致也政不齊則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

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矣撮以爲一進義誅惡絕之本而以其施此與湯武而有異湯武用之治往故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故曰傳而明切而深矣

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也表之所審如使
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家藏觀於
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成後進者君子之所苦也
豈而服以而殺矣不厭書日繼之以夜而後由物
天下者史謂封以火燭之器而為民而文之為日
服之亦於姑春林也其美貴類本之未王之術
其美林與之木而其美此也與也左而右與也左
齊也此也而左也右也左也右也左也右也左也
春秋繁露卷第五

春秋繁露卷第六

漢 廣川董仲舒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服制像第十四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失者以養身體其
可威者以為容服體之所為興也劍之在左青龍之
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鉤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
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大能通古今
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
一作通古作今
然後能服此也
蓋玄武者貌

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右。一作後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故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之所以未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晉厲之疆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晉笏。虎賁之士說劍。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

亦已至矣。豈可不察乎。

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裁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授受之義也。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

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隕有獸
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
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
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待微者不得著雖甚末一作其
本末
亦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重始是也因惡夫推
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
所甚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
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已明善
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重始慎終推效者哉

符瑞第十六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
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
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除務天下所而欲以
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
博得失之效而攻命象之爲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
天容遂以百官同望異路一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

俞予第十七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一作深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

民之所欲

一作始

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

記理往事正是非也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

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

一無曰吾字

因其行事而加乎

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故子貢問

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賢也其為切而至於殺

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

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

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

大柄君子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擗殺於位一朝至

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

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

美於世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畧人因其國而容天

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魯子

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

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

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

次以言怨人不可通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

父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

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
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
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夏言春秋重
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
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桶晉厲之刑
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
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
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一無時字世之不仁失
王孔子曰吾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亂也

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
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
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
言赦小國是亦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
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
名之意也

離合根第十八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
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

光所以爲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爲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爲神外博觀所以爲明也任群賢所以爲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也汎愛群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故爲人主者以柰何爲道以不私爲寶立而爲之位而乘備具官之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亂心不自慮而群臣效當故莫見其爲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爲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災剛柔肥

臞美惡累

一無累字

可就財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

也爲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於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爲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一作所長使主上得而噐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一無形字宜可得而財也

立元神第十九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毫釐駟不及追故爲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

爲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嚮虚心下士觀來察往謀
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偏其情察其好惡以參忠
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畜積受於先賢釋其讎
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爲臬一作宗據位治人用
何荷一作爲爲名明一作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
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
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
無以無人無以無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
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

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
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
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
所以養無禮樂則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
糜亡各所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
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
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
裏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
其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其事祖彌舉顯孝悌

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
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癰庠序修
孝悌敬讓以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表人本也三者
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尊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
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
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強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
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
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其於飭密固
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

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
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
也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
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
於任賢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
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
成是謂尊神也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
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

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壹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

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爲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見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

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保位權第二十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為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一作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音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踔然相駁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

有所好必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動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所好多則作福所惡過則作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使民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

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
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爲人君者固守其德
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
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
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
知其濁於曲之中必知其直於直之中必知其曲於
聲之中而不取於形無小而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
衆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
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是爲象則一作爲

人君者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
形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國以爲身因臣以爲心以
臣言爲聲以臣事爲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
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響有清濁影
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爲君
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形以行賞罰之象其行
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
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責名考質以參其實賞
不空行罰不虛出是以群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

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
樹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

春秋繁露卷第六



